

梁永權先生 專訪

一九六六年中五畢業生
回憶

梁永權先生是我們的「大師兄」，他在一九六六年畢業，中五時是讀5W4班。他現為社會福利署首席助理教席，專責處理社會福利署轄下男女童院內的青少年罪犯的教育工作。校刊編輯組乘梁先生回母校作學業成績頒獎禮嘉賓的機會，跟他作了一個專訪。

回憶總是甜美的，中學生活就如一處快樂園地，少年人的純真、歡樂就在這園地的綠茵草地上無拘無束的流瀉出來。九工的課外活動百花齊放，梁先生對當年的課外活動印象深刻，「那時學校有很多課外活動讓同學參加，他們最常玩的便是打羽毛球，因為當時劉國楨校長喜歡打羽毛球之故。劉校長在每間課室都放了多塊羽毛球拍，供同學借用。」除了打羽毛球，童軍和打排球也是比較普遍的活動。此外，梁先生記得當時有一個很棒的足球老師，他雖然是外籍人士，但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。他時常放兩個「雪糕筒」在地上當作龍門和學生一起踢球。

每個學生都會有難忘的校園生活片段，梁先生又有何印象深刻的事？他說：「九龍工業學校是一間校舍十分大的學校，相信是當時全港最多班級的官立中學。不論從班數，人數各方面皆是。」九工確實是一間大校，當四十八班同學擠擁在操場上黑壓壓攢動時，煞是奇觀。「九工是一間有活力的學校。當年成績最好的學生都去了皇仁等名校讀書，第二檔次的人便來了九龍工業學校。但他們在這個環境下讀書反而更努力，磨練出堅毅的意志，公開考試還有很不俗的成績。」憶起九工的老師時，梁先生記得當時的老師都很嚴厲，大家很畏懼他們，但又非常尊敬他們，因為他們很用心教導同學。現在擔任社會福利署首席助理教席的他覺得「嚴師出高徒」這句話是至理名言。「師嚴表示老師對學生有所要求，學生做錯了受到老師責備是應該的，那時的老師還會施行體罰。」梁先生記得教工業繪圖的老師很嚴厲，學生只要劃出了界，他便會用「丁字尺」敲打一下學生的腦袋。但梁先生回憶這段「慘痛」的往事，卻有苦盡甘來之感。「若不是他這套做法，自己便不會練得給人羨慕的一手書法了！」他更告訴我們，在福華街實用中學(和九龍工業學校合併之前)的年代，那時每星期都有一個「節目」，便是一星期中最頑皮的學生在集會時被譚校長喚上台施以體罰，以警儆尤。



梁永權先生回校接受校刊訪問後攝

肺腑之言

此外，他說當年在九工讀書也有很大壓力，因為只有取得好成績，才可以繼續學業，改善生活。他給師弟們一個忠告：如求學沒有壓力的話，哪有趣味可言？最重要是學會怎樣應付壓力。「在過去的幾十年內，我們的前輩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使社會繁榮起來。現在我們養尊處優，小小的壓力便支持不下去，實在辜負了他們。我們小時候，有什麼問題都要親自解決，但從沒想過自暴自棄。」他勸告在學師弟，在求學階段的責任便是努力讀書，因為只有不斷增進自己的學問，才可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立足。另外，梁先生認為考試成績只有在求職應徵時才用得著，個人的責任感、誠信、待人態度才是日後發展事業的關鍵，所以培養人格很重要，因為出來做事時要懂得和同事、上司相處。

梁先生在社會福利署工作，經常面對一些頑劣的青少年人，究竟他對教導頑劣的學生有何竅門？梁先生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：記過這種處分只會令老師更加忙碌，並非一定可以令學生改善行為，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好方法，因為這種處理手法並不直接。他任教於師範學院時，勸告那些準老師，如果學生欠交功課，最好便著他們留後補做，學生既不能逃避，老師也省卻不必要的功夫。最後當談到學校小食部已關閉，改用自動售賣機時，他流露惋惜之情，因為在小食部前同學們爭相購買食物時喧嚷淘氣的事，他仍歷歷在目。他慨嘆現時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薄弱，多用機械，少了人與人的接觸。他鼓勵九工的學生應打破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障礙，學會懂得與人相處，變得成熟，迎接社會的挑戰。

友情

畢業了三十多年，梁先生與當年的九工同窗仍保持聯絡，少年人的面容經過無聲歲月的洗刷，多了點風霜的皺紋，但締結於九工的友情卻沒有消滅。「我們現時以『飯局』方式與一班舊同學聯繫，大家雖然畢業多年，但對母校的感情沒有褪減。只要母校需要我們幫忙，我們是義不容辭的！」念念不忘九工的情義，就是我們一眾大師兄的風範。

記者：趙樂彥